

□陈志鸿

闯祸

□廖伦涛

凤凰山

都市慢生活

生活

08

2010年11月13日

星期三

邮箱:
9213456266@qq.com□主编:郝良伟
□编辑:蔡伟

六岁时,我就跟在父亲身边了。

六岁,是对万事皆惊论着迷的年龄。比如,到池边看荷花,我会从她那尖尖的嘴巴,看到灯笼似的花蕾,再到婷婷玉立的花茎,最后到清香田田的荷叶。而看荷叶我是一叶一叶,一片一片捧在手心细细看,数荷叶上几条梗,梗的线条从哪里开始,哪里结束,哪一条梗更突出,荷叶中心的圆心是怎么形成的?万事不求个自以为合理的答案绝不罢休。

六岁,是天真敏感的年龄。那时的父亲无论多忙都要抽一小段时光给小小的我讲一则《格林童话》或《安徒生童话》。此时,我一定是坐在父亲腿上,双手象小猴般吊在父亲脖子上。初升的朝阳打在我俩脸上,父亲英气勃勃,而扎着小羊角辫的我粉嫩稚拙。一个又一个美丽的童话象朵朵白莲花装饰着我斑斓的童年,让我欢笑,让我忧!曾经为丑小鸭变成白天鹅而在那棵杏花树下疯转,也曾经为“卖火柴的小女孩”悲惨命运而偷偷跑到操场边那棵歪脖子树下伤心哭泣……

六岁,是可上学读书的年龄。我跟着父亲去了离父亲学校不远的“三逢湾村小”(父亲供职的“金山中学”只有初中,高中)。一踏进小学校,那一排排半新不旧的教室静默在光阴里,象一位随时都睡意朦胧的老人,毫无生机。而教室里那一摇就“吱嘎”着响的桌椅永远都黑着一副让人生厌的脸膛,象一群从未洗过脸的小屁孩,恶心得让我不想多看一眼。但父亲却告诉我,小丫头,你得在这里慢慢成长。那一刻我心里怎一个“凉”字了得!梦幻的童话与“残酷的现实”到底隔着太远太遥远的距离!

记得那段时间,每逢我放早学,又恰巧赶上父亲正上课,我一定趴在窗台边去好好享受一场视觉盛宴。看!哥哥姐姐的桌子又新又大,似乎在窗边那悠远的木香味儿都可顺风飘过来。看!站在三尺讲台的父亲永远那么一树芳华,玉树临风。那“吱吱嘎嘎”的粉笔在漆黑的黑板上弹奏出美妙无比的乐章。父亲看见小小的我胶着在窗边必定眼含微笑,声音顿时明亮高亢起来,如叮咚山泉撞于石间,清脆且悦耳。有这样的桌椅多好!有这样的老师多好!要是时光能走快点,我能长快点多好!

但时间老人却永远铁面无私,不紧不慢地走着。那浸泡在美好童话里的六岁啊,所想所感也饱含着童话般的天真……

一个滴水成冰的夜晚,我半夜上厕所,忽然看见父亲床上的被子不翼而飞,只有那张白白的毛毯孤独而冷清地卧在床上。我心想:咦,被子“飞”哪儿去了?透过半开的门,看见父亲正在昏暗的电灯下伏在桌上写写画画,不时还搓搓手,呵

上几口热气。那嘴角时而挂着几丝微笑,时而又露出几缕遗憾。笔尖发出的“沙沙”声在寒冷而寂静的静夜显得那样明亮而饱满。那张白天里豆腐块一样四棱上线的被子又是怎样长出翅膀“飞”到父亲背上的呢?寒夜里的我顾不上想太多,得瑟发抖的一溜烟冲入热被窝,又立马与梦儿热情相拥。

天生好奇而细致的我,终于还是在星期五下午放早学时,趁父亲上课去,急急打开被子仔仔细细端详着每只被角,又摊开正面,倒转里面,甚至扯开缝口线只为想看见被子的翅膀长在何处?但终究象飞蚊那么小的翅膀也没看见,这让我好生失望!

那天,一向爱整洁的父亲回到寝室,看见铺上零乱不堪。他马上板起脸,一反讲童话时的祥和。问道,小丫头,干啥了?我有些怯怯,嚅囁着说:爸爸,我只不过……在找……被子的……翅膀,想清楚……她是怎么在夜间……“飞”到你背上去的!父亲瞬间笑了,笑得很开心,也很暖心。他摸摸我小羊角辫说,傻丫头,长大后你就明白了。

当我从小羊角辫变成一束马尾巴蹦哒在脑后时,我已是一个眉清目秀的中学生了。父亲照例在昏暗的电灯下工作到深夜,也照例在堆积如山的作文本上一字一句毫不含糊地修改,也照例是在寒冷的夜里裹上被子还不时呵气取暖。我终于明白:那被子哪里会有能“飞”的翅膀,它只不过是父亲夜战时一份单薄而温暖的依靠,那红红且密密麻麻的夜间“小精灵”分明是父亲对每个学生深爱的话语!

现在想来,那时的我真是一个非常懂事乖巧的。每天早晨我都会准时起来留给我们父女俩的早餐,并且一定把包子留给自己,而自己啃馒头。也一定会出于习惯摸摸父亲办公桌上的灯泡。如感手烫,我必定轻手轻脚带上寝室门,心里五味翻腾去跑早操;如感手温,我跑早操的心情也会明亮得多;如感手凉,那一天干什么都有劲,心里真的欢腾着呢!

这样默默间为父亲身体提心吊胆读完初中三年。刚进高中不久,有一天父亲被两个大个子男生背回寝室,后面还跟着个一直抹泪不止的小女生。我吓出一身冷汗。那含泪的小女生告诉我,陈老师讲课时昏倒在讲台上,猛一滑,手指被坚硬的水泥讲台狠狠地蹭了一下。我一看,父亲的脸惨白如纸,脑袋耷拉着,似乎连呼吸都十分吃力。我来不及哭泣立马撒腿跑到校医室,叫上校医向父亲寝室飞奔而去。校医在经过一番检查再加仔细观察后说,陈老师,无大碍,多休息,少熬夜!此时,我的泪才顺着脸庞哗哗下流!

随后几天,校医的话都在我耳边回响!终于在一个菊花绽放的黄昏,我站在高大的父亲面前响亮地对他说,爸爸,我要替你改初中作文。父亲显然有些惊诧于我的斩钉截铁,他看我的那一瞬间,我从他眼里读出一丝疑虑。我旋即放缓口气说,爸爸,让我试试吧,女儿的作文水平一向不赖!父亲点点头说,试试吧。他从如山般高的初中作文本里随机抽出一本递给我。我迅速拉通看一篇,然后象农夫除园一样撇开“杂草”,留下茁壮的“禾苗”,一字一句理顺文意,该深处不惜泼墨,该浓缩处也懂“壮士断臂”,最后我又会综合评论全文,并煞有介事地引用名言警句对学生鼓励一番。当我刚放下笔尖,父亲忙不迭地从我手里抽走了那本作文,仔细看了良久。眼里露出了惊喜的目光,他拍拍我的肩激动地说:“陈家有女初长成”!刹时,我不禁热泪盈眶,而父亲眼眸似乎也含着点点泪光……

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替父亲改三个班的初中作文,而且一改就是三年。也就是从那以后,父亲的被子永远静穆在他床上,再也没有“飞”过。不过他的右手无名指却留下了终身残疾,那根手指只能半曲着,象一个可怜的驼背小老头,无言地诉说着父亲春蚕般的故事……

小时候,一到冬天,川北农村小县城特别寒冷。天气阴沉,满天是厚厚的、低低的、灰青色的浊云。如是下雪天,屋顶全是厚厚积雪,屋檐下还挂着冰凌子。西北风一阵紧似一阵,刮在人的身上,直打寒战,放学回家,一阵急走,进了家门,急忙跑进灶房,把双手放在灶火上翻来复去地烤,直到小手指能伸直。可是,当那双手从灶火上移开不久,又冰冷得像石头。

那时家里很穷,很难吃上精粮细面,早上在学校上课,就老惦记着家里的蒸红苕。那红苕个头小小、亮铮铮、红扑扑,吃到嘴里,特别香甜绵软。若再猛地喝上一碗漂浮着红辣椒的酸菜汤,全身感到特别暖和。

我家兄弟姊妹特多,饭要熟的时候,都把锅台围得密不透风。不过,第一碗饭必须先端给父亲,这好像是家里多年形成的惯例。快吃饭了,父亲就坐小天井的那个小石桌旁,不时地翻阅着手中的书报,等着我们把饭给他端去。由于婆婆常夸我细心,端饭的任务就大多落在我头上。

那时吃饭,最怕饭碗没端稳,摔在地上。如摔破了,那可是不得了的大事!那会的饭菜特别金贵,每人一顿吃多少,都是有定准的。吃饭的土碗虽然也端了好多年,但仍被捧为宝贝,要是父亲知道了是谁摔破了盘子和碗,便会毫不留情地给你一记耳光。“打的就是你这个‘不小心’,要的就是你今后长记性!”父亲边打边说。那会儿,我因有时手僵、饭烫,一不小心还真把饭碗摔在地上摔破了。婆婆赶紧关了灶房门,生怕让父亲知道了,她一边收拾着地上摔破的碎碗片,一边念叨着:“你闯大祸了!”当然,我也吓得直发抖,生怕父亲的巴掌打在我的脸上。但是,当父亲的巴掌一抡过来,婆婆又极力用瘦小的身子护佑着我。

于是,我常常担心“闯祸”。常常记着父亲的那记厉害的“耳光”。

父亲是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,县上的“文化名人”。按理说,他是不会轻易打孩子的。但恰相反,在极左年代,他一直长期遭受打击和迫害,想死的心都有好几回。在这种情况下,他对家人的脾气也暴躁,对子女要求更严厉。我们小时候谁都惧怕他,也常挨打,谁要不被打得眼泪花花、胆战心惊的,他手中的鸡毛掸子绝不会停下来。当然,打你的理由也很多,要么是没考上满分;要么是犯了“家规”;要么就是闯祸了。

后来,我们慢慢长大,父亲打骂我们少些了。当我们成家立业有了自己孩子后,父亲却变得温和慈爱起来。在一片晨晖黄昏中,我最爱看他那有点儿阳刚又有点儿优雅,有点儿厚重又有点儿严肃的样子。但我每次回家,也明显感到他还是一天天变老了。时光飞逝,思念不断,转眼父亲已去逝六周年了,现在任你再怎么想唤应他,给他递上一碗饭、甚至让他多打几下都绝无可能了。但是,我还是常常回忆起小时“闯了祸”的情景。只要一听到“你闯祸了”之类的话,我就条件反射似的心有余悸。

为此,我也曾试图去改变这个不好的习惯,我也努力地不去想这个事情。可是,当自己的心理刚调理得比较平和之时,总有特别的事情又进入我的脑海——我“闯祸了”。

也许是我常有担心“闯大祸”的恐惧之忧,命运于我还是比较眷顾的。只要随时记住父亲“要夹紧尾巴做人”“时时处处要小心谨慎”的敲打,每次的“大祸”在我这儿都会变成“小祸”,或是风平浪静。特别是我的工作,在单位上几十年都是一直是学财经、管钱物的,除了自身干净做人,严格要求,政策业务熟悉,而对任何人都必须坚持原则,严守制度,一视同仁,绝不能给国家人民造成损失。对于这一点,直到退休,我还完全做到了。

昨晚,我又噙泪做梦了!这已是我第12次梦到了在另外一个世界的父亲。还梦到我童年的“闯祸”,以及故乡那飘泼的雨、泥泞的路、飘摇的树、流动的云……

